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 郭本禹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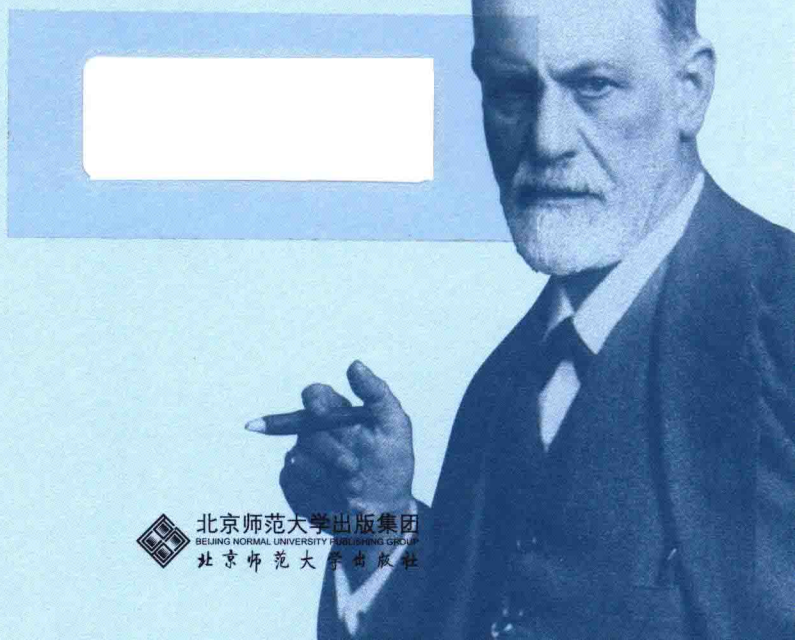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梦的解析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邢雷雷 译

高申春 审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二五”

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郭本禹 主编

梦的解析

[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邢雷雷 译

高申春 审校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的解析/(奥)弗洛伊德著;邢雷雷译,高申春校.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6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ISBN 978-7-303-19950-1

I. ①梦… II. ①弗… ②邢… ③高… III. ①梦—精
神分析 IV. ①B84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1446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MENG DE JIEX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30 mm×980 mm 1/16

印 张: 30

字 数: 44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策划编辑: 陈红艳

责任编辑: 齐琳 常慧青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陈民

责任印制: 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目 录

第一章 有关梦的科学文献	1
第一节 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	5
第二节 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7
第三节 梦的刺激和来源	15
第四节 为什么醒后梦会被遗忘	30
第五节 梦的明显心理特征	33
第六节 梦中的道德感	46
第七节 做梦及其功能的理论	53
第八节 梦与精神疾病的关系	62
附言(1909)	66
附言(1914)	68
第二章 梦的解析方法：一个梦例的分析	69
第三章 梦是愿望的满足	88
第四章 梦的伪装	97
第五章 梦的材料与来源	118
第一节 梦的近期和无关紧要的材料	119
第二节 作为梦的来源的幼儿期材料	136
第三节 梦的躯体来源	158
第四节 典型的梦	173
第六章 梦的工作	199
第一节 梦的凝缩作用	200

第二节	梦的移置作用	219
第三节	梦的表现方式	223
第四节	梦的表现力	243
第五节	梦的象征表现——一些深层的典型梦	251
第六节	一些梦例——梦中的计算和言语	289
第七节	荒谬的梦——梦中的理智活动	304
第八节	梦中的情感	327
第九节	润饰作用	347
第七章	梦的过程的心理学	361
第一节	梦的遗忘	363
第二节	回归作用	377
第三节	愿望满足	389
第四节	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406
第五节	原发过程与继发过程——压抑	416
第六节	潜意识与意识——现实	430

第一章 有关梦的科学文献^①

在下文中，我会证明有一种心理学技术，它使梦的解析成为可能。而且，一旦运用这一程序，每个梦都可显示为一个精神结构，这个结构具有某种意义，并且与做梦者清醒生活的精神活动有特定的联系。我还将进一步阐明，产生梦中的奇异和难解之处的过程，并从这些过程中推断出引起梦的精神力量的性质，正是由于这些精神力量的共同作用或者相互冲突，梦才得以产生。说到这里，我需要插一句，梦的问题又和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结合，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另一种性质的材料为基础。

我将对前人关于梦的著作和当前科学界有关梦的研究作一序言式的评述，因为在论述的过程中，很少有机会提到这些话题。尽管经过了几千年的努力，但对梦的科学理解只取得了极为有限的进展——这一事实在文献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没有必要再具体引证。本书最后附有这些著作的索引^②，可以看到有许多令人兴奋的观察结果和关于这一主题的有趣材料，但几乎或根本没有触及梦的本质，也没有提供一个对梦的神秘之处的最终解决方法。当然，对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门外汉，这方面的知识就更少了。

或许有人会问〔下面两段是 1914 年版增补的内容〕，史前的原始人是怎么看待梦的，以及梦对他们关于世界和灵魂观念的形成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是个颇具吸引力的话题，但在此我不得不忍痛放弃。我很愿

① [第 2~7 版增注] 更新至本书第 1 版 (1900)。

② [编者注] 本书因篇幅限制，未含正文后的辅文，请读者参看英文版本。

意把约翰·卢波克爵士 (Sir John Lubbock)、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和 E. B. 泰勒 (E. B. Tylor) 等人的著作推荐给读者, 我只补充一句: 在完成我们的任务——梦的解析——之前, 我们很难体会到这些问题, 以及推测所涉及的领域有多么广泛。

关于梦的史前观点无疑会反映在古代人们对待梦的态度上^①。他们深信梦与他们所信奉的神的世界具有联系, 梦是神灵传达的启示。而且毫无疑问, 梦对于做梦者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 预示未来。由于梦的内容种类繁多, 千变万化, 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各不相同, 所以很难对梦形成一致的看法, 因此有必要把它们按照重要性和可信度加以区别和分类。古代一些哲学家对梦所采取的态度, 是按梦预兆凶吉进行大体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关于梦的两部著作表明, 梦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书中告诉我们, 梦并非来自神灵, 也不具有神圣的性质, 而是“半人半神”的, 因为自然就是半人半神的, 而不全是神的。因此, 梦并非来自神的表现, 而是遵循人类的精神规律, 尽管后者确实与神有着相似之处。梦被定义为做梦者在睡眠时的一种精神活动^②。

亚里士多德已经意识到梦生活的某些特征。例如, 他知道, 梦把睡眠时感受到的微小刺激进行放大, “人们梦见自己走过火堆, 感到极度灼热, 而实际上只是身体某处感到微热。”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梦可以把身体变化的第一个信号透露给医生, 这在清醒时是观察不到的^③。

我们知道, 在亚里士多德以前, 古代人不把梦看成梦中心灵的产物, 而看成神的使者的启示。于是我们可以发现, 在每个历史阶段, 对于影响梦生活的看法中, 总是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思潮。它们的区别在于,

① [1914年增注] 下面是根据毕克森叔茨 (Büchschütz) 的学术研究写成的。

② [在1900年第1版中, 这段文字是: “第一部把梦视为心理学研究主题的著作似乎是亚里士多德所作(《论梦及梦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宣称梦是‘半人半神’的, 而不是‘神’的。毫无疑问, 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准确翻译, 那么这一区分是很有意义的。”接下来的一段以这样的句子结尾: “我个人知识浅薄又缺少专家的帮助, 这使我不能更深入亚里士多德的宝库中!”以上段落落在1914年改成目前的形式; 在《全集》第3和第4卷的一个注释中指出, 实际上, 亚里士多德写了两部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 而不是一部。]

③ [1914年增注] 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他的名著(《古代医学》卷10)中讨论了梦与疾病的关系。另见《摄生法》卷4。

一种认为梦是真实和有价值的，它带给做梦者警告或者预示未来；另一种则认为梦是无价值、骗人和空洞的，它只能将做梦者引入歧途或毁灭。

格鲁佩 (Gruppe, 1906) 引用了马可罗比斯 (Macrobius) 和阿蒂米德鲁斯 (Artemidorus) 所做的划分方法：“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梦受现在或过去的影响，但没有未来意义。它包括失眠症，是某个既有观念或者其对立面的再现，如饥饿或饥饿的满足，也可能是某个观念漫无边际的延展，如梦魇。而另一类梦则相反，它决定着未来，包括：①从梦中得到的直接预言；②某些未来事件的情景；③象征性的梦，它们有待于解释。这种理论曾经流行了几个世纪。”^①

这种以梦的价值来对其进行的划分已经与“梦的解析”问题密切相关。通常人们总是期望从梦中得到某些重要结论，但并不是所有的梦都可以立即得到解释，而且也不可能分辨出，一个十分特别而又难解的梦是否预示了某些重要的事情。这就促使人们找出一种方法，使梦的不可理解的内容可以替换为可理解并且有意义的内容。古代后期达尔狄斯的阿蒂米德鲁斯被认为是解析梦的最伟大的权威，目前他所流传下来的著作《详梦》足以弥补同类著作失传造成的损失^②。

古人对梦的前科学观念当然与他们对宇宙的普遍看法一致。这种观念使他们把只是在心灵中才具有真实性的事物作为实在之物投射到外部世界中。此外，他们对梦的观点还考虑了早晨醒来后由残留在记忆中的梦所产生的总体印象：一种对奇异之物的印象，来自另一个世界并与我们心灵中的其他内容形成对照。如果认为那些梦的超自然起源理论在当今不再有支持者，那就错了。我们可以暂且不去理会那些虔诚而富于幻想的作者们，他们有充分理由停留在这个一度支配着广大领域的超自然力量剩余的领土之上——因为在现代，科学还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领域。

① [这一段是 1914 年增加的。]

② [1914 年增注，关于中世纪的梦的研究可以看狄普根 (Diepgen, 1912) 的著作，以及弗斯特 (Förster, 1910, 1911) 的专著。研究犹太人解梦的有阿尔莫里 (Almoli, 1848)、阿姆兰 (Amram, 1901) 和卢文格尔 (Löwinger, 1908)。还有近年来把精神分析的发现也考虑进去的劳尔 (Lauer, 1913)。论述阿拉伯人解梦的有德莱克塞尔 (Drexler, 1909)、舒华茨 (Schwarz, 1913) 和传教士塔芬肯蒂 (Tfinkndji, 1913)，研究日本人解梦的有三浦 (Miura, 1906) 和伊瓦亚 (Iwaya, 1902)，研究中国人解梦的有赛克尔 (Secker, 1909—1910)，讨论印度解梦问题的人有内格莱恩 (Negelein, 1912)。]

除了他们，我们还会碰到头脑清楚、没有任何奢念的人，他们利用做梦现象难以解释的特征来为他们对神灵存在与活动的宗教信仰提供支持（Haffner, 1887）。一些哲学学派（如谢林 [Schelling]^① 的追随者）也把梦生活奉若神明，很显然也反映了自古以来无可争议的梦的神圣性质。人们对梦的警示性和预示未来性质的讨论从未停止。尽管那些具有科学态度的人极力反对这种信念，但是目前对梦所做的心理学解释还不足以解释清楚所有收集到的材料，人们不得不去接受这样一些观念。

撰写梦问题的科学研究史是很困难的，尽管这一研究在不少方面都非常有价值，但无法从中理出一条线索来。为进一步研究发现提供保证的可靠基础尚未确立，而每一个新的研究者都重新探讨相同的问题，就像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如果我按编年顺序把前人已写出的这方面研究做一个总结，我就必须放弃将梦的知识现状做一综合性描述的希望了。因此，我决定按照题目而不是按照作者来组织论述框架。在提出每个关于梦的问题时，我会把解决这一问题的所有材料都包含在内。

然而，由于梦的文献十分零散，涉及很多其他领域，我不可能掌握这一题目所包括的所有文献，只要一些基础的或关键性的材料没有遗漏，就恭请读者知足常乐吧。

直到最近，许多作者还倾向于把睡眠和梦作为一个整体问题加以研究，他们照例讨论了关于病理学、类似幻觉之类的似梦非梦状态的种种情况。相反，新近的著作则表现出限制论题的倾向，只将主题限于梦生活领域的某些孤立问题的研究。我高兴地看到他们在这种态度的变化中表达的坚定信念：对于梦这样模糊的问题，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细节调查，才能找出答案并达成一致性结论。我在本书中所要提供的也正是一份这种十分详细的带有明显心理学特征的调查。我几乎没有考虑睡眠问题，尽管睡眠状态的某一个特性一定是引起精神结构改变的功能性条件，但睡眠仍属于生理学问题，所以关于睡眠主题的文献也就不做讨论了。

由梦的现象的科学研究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将按下列标题分类，并

① [泛神论“自然哲学”的主要倡导者，19世纪初在德国盛行一时。弗洛伊德常论及梦的超自然意义，见弗洛伊德 1922a、1925i（第三部分）以及 1933a（第 30 讲）。弗洛伊德在 1941c（1899a）中讨论了一个所谓预言梦，并重印于本书附录中。]

一一讨论，当然，某些重叠之处在所难免。

第一节 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

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常常做出的简单判断是，即使他的梦并非来自另一个世界，但无论如何的确把他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老一辈生理学家布达赫（Burdach, 1838）对梦现象做了谨慎而细致的论述，在被广为引用的这段话中，他表达了这一信念：“我们白天的生活，不管辛劳与娱乐，还是欢乐与痛苦，在梦中都不会重现。相反，梦的唯一目的是让我们从中得到解脱，甚至当我们的全部心力都被一件事情占据，当我们悲痛欲绝或者绞尽脑汁时，梦也只是以某种象征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头脑。”费希特（I. H. Fichte, 1864）也有相同的感受，他在谈到“补足性的梦”时曾将其描述为神秘的精神自愈功能之一。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 1877）在他的一部享有盛誉的研究梦的性质与起源的著作中，也提到梦有类似的作用：“一个人做梦时也就脱离了清醒意识的世界。”他还说，“在梦中，我们清醒时的有序内容和正常行为的记忆都消失了。”“在梦中我们几乎没有记忆，我们的心灵已经和清醒生活的日常事务完全隔绝。”

不过，有相当多的作者对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持相反观点。如哈夫纳（Haffner, 1887）认为：“首先，梦是清醒生活的延续，梦通常与不久前存在于意识中的想法有关。通过精确地观察，总会发现梦与前一天经历之间的联系”。威根特（Weygandt, 1893）对我刚才引用的布达赫的说法持有针锋相对的看法：“因为，在大多数梦中都可以发现，很明显它们实际是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而不是使我们从中解脱。”默里（Maury, 1878）进一步提出一个简明的公式：“我们的梦就是我们所见、所讲、所思或所为。”而詹森（Jessen, 1855）在他关于心理学的一部著作中说得更为详细：“梦的内容毫无例外地在某种程度上受做梦者个人特质的影响，包括他的阶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生活方式，还包括他之前整个生活中的事件与经历。”

哲学家 J. G. E. 马斯 (J. G. E. Maass, 1805)^① 对这一问题采取了最为坚定的态度。温特斯坦 (Winterstein) 在 1912 年引用他的话道：“经验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即我们最常做的梦，都是关于我们投入最大热情的事物。这就表明我们的强烈感情一定会影响我们梦的形式。雄心勃勃的人梦见他曾经摘取的桂冠（或想象他曾经赢得了桂冠），或是那些他将要赢得的桂冠；而恋人在梦中总是为心上人渴望的东西而奔忙……沉睡在心中的所有感官上的欲望和厌恶，只要有所触动，都会引起与之相联的梦，并且把这些想法、念头编织到当前的梦境中去。”

梦的内容依赖于现实生活，这个观点古已有之。拉德斯托克 (Rade-stock, 1879) 告诉我们，在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出征希腊之前，有人曾经坚决地劝阻他，但在梦中他一再被催促出征。对此，一位有名的波斯解梦者阿塔巴鲁斯 (Artabanus) 非常中肯地告诉他，一般来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卢克莱修 (Lucretius) 在说教诗《物性论》中有下面一段话：“不管我们热切追求什么，不管我们过去关注什么，心灵总是意在追求的对象，梦中情形也是一样——辩护人寻觅证据，推敲法律；将军运筹帷幄，驰骋疆场。”

西塞罗 (Cicero) 在《预言》中所写的和默里多年之后所写的意思基本一样：“做梦者白天的想法和行为的残余总是进入他们的灵魂中翻腾搅动。”

梦与清醒生活关系的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看来是难以调和的。在此，我不禁想起了希尔德布兰特 (Hildebrandt, 1875)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他认为，除非通过“一系列（三组）可能会使这对矛盾更加激化的对比”，否则根本不可能对梦进行描述。他说：“构成第一组对比的，一方面是梦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分离，另一方面则是梦与现实持续地相互渗透与相互依赖。梦与清醒时所经历的现实生活完全分开，就像人们说的隐士般的与世隔绝，与现实生活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把我们从现实中解脱出来，不同于我们的正常记忆，并把置于另一个

① [这一段是 1914 年增加的。]

世界，有着与我们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经历……”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论述道，当我们睡眠时，我们整个生命连同其一切形式“似乎通过一扇隐形的活动门逃遁消失”，然后，一个人可能梦到他航海去了囚禁拿破仑的圣赫勒那岛，去和拿破仑商量以摩哲尔酒来换取自由，而且他的确从这位前皇帝那里得到不少的酒，以至于醒来后他还很懊恼美梦的破灭。希尔德布兰特继续写道，那么，让我们来把梦中情形与现实做个对比，这位做梦者从没做过酒商，而且将来也没有这个打算；他也从没有海上航行的经历，即使要出海航行，圣赫勒那岛也是他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对拿破仑也从没有过同情，相反，出于爱国对他倒是怀有仇恨。更重要的是，做梦者出生时，拿破仑早就死在那座岛上了。所以，做梦者绝不可能与拿破仑发生任何私人关系。这样，梦就成为横亘于两段连续且相互一致的生活之间的怪异之物。

“然而，”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道，“看起来与此完全相反的观点也同样是正确的、真实的。”无论怎样，我还是相信，（梦与现实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与相互的孤立隔绝共同存在。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无论我们梦中出现了什么，它们总是从现实中提取材料，从围绕现实的理性生活中取得素材……不论得到了怎样离奇的结论，梦绝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真实的世界。不论是梦的最神圣的还是最荒谬的结构，都必然从我们所目睹的感官世界或者从清醒时的思想之中取得基本素材——换句话说，都来自我们已有的外部经验或内部经验。

第二节 梦的材料——梦中记忆

组成梦的内容的所有材料在某种程度上都来源于人的经验，也就是说，这些经验在梦中被再现或者被记起——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梦的材料与现实材料之间的联系，一经比较就可以很容易揭示清楚，那就错了。相反，这种联系需要努力去寻找，并且即使在大量的梦例中也可能长期得不到揭示。其原因就在于梦中记忆功能所展示的一系列特点，这些特点虽然经常被提及，但一直难以解释。我们很有必要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些特点。

很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组成梦的内容的某个素材，在我们清醒时并不认为它是我们知识或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当然记得曾经梦见过这件事，但忘记了或者记不清我们是否经历过或是何时经历这件事的。于是我们对梦中事情的来源感到困惑，并可能相信梦有自产性。而最终，通常是在很久之后，一件新发生的事勾起了记忆中已经消失的往事，这样一下子又找到了梦中之事的来源。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道并且记得一件在清醒时不知道的事^①。

德尔波夫 (Delboeuf, 1885) 曾根据自己的经验举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十分能说明问题。在一个梦里，他看到自家院子被白雪覆盖，并在雪下面发现了两只半冻僵的小蜥蜴。由于他天生喜爱动物，就把它们捡起来，给它们温暖，还把它们送回一个石墙的小洞里，那里是它们的家。他又从墙上摘了一些蕨草的叶子，他知道它们很爱吃这种植物。在梦中他知道这种植物的学名叫 *Asplenium ruta muralis*。这时梦还在继续，但中间有一段跑题了，后来又回到这两只蜥蜴上。这时德尔波夫十分惊讶地看到另外两只蜥蜴在吃剩下的蕨草，他环顾四周，又看到第五只、第六只蜥蜴也正向墙上的洞爬去，最后整条路上都是朝这个方向爬的蜥蜴……

德尔波夫在清醒时对植物的拉丁语名知之甚少，其中绝不包括 *Asplenium*。令他十分惊奇的是，他证实了确实存在一种以此命名的蕨类。它的确切名称是 *Asplenium ruta muraria*，这与他梦中出现的词相差无几。这不大可能只是个巧合，于是自己如何会知道 *Asplenium* 这个名字就成了德尔波夫的一个谜。

这个梦是 1862 年做的。16 年后，当这位哲学家去拜访一个朋友时，他看到一个小小的压花标本集，是瑞士一些地方外国旅客出售的纪念品。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于是打开这个标本集，发现了梦中的 *Asplenium* 这种植物，而且还发现，标本下面的拉丁语名字竟是他的手迹。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在 1860 年（梦见蜥蜴的前两年），这位朋友的妹妹曾在蜜月旅行时拜访过他，当时她带着这个标本集，打算作为礼物送给她的哥哥，而德尔波夫则在一位植物学家的口授下，费力地给每种植物标上

^① [1914 年增注] 瓦奇德 (Vaschide, 1911) 说经常有这种现象，有的人在梦中说外语，比在清醒时还流利准确。

了拉丁语的名称。

幸运的是，德尔波夫又发现了这个梦的另一个被遗忘的来源，使这个梦例很值得被记录。1877年的一天，他无意中拿起一本有插图的旧期刊，在期刊里他看到一幅图上画了一大队蜥蜴，正像1862年他梦中的情景一样。那本期刊是1861年出版的，而他自创刊起就一直是那份刊物的订购者。

梦能够自由地唤起清醒时无法触及的记忆，这一事实非常突出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其重要性我还打算再列举一些所谓“记忆增强”的梦例，以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默里（1878）告诉我们，有时“米西当”（Mussidan）这个词在白天总是不停地出现他的头脑中。对于这个词，他除了知道是法国一个小镇的名字以外，就一无所知了。一天夜里，他梦见和一个自称来自米西当的人谈话，当他问到这个地方在哪里时，那人说它是多尔多涅的一个小镇。默里醒来后，并不相信梦中获得的信息，于是他到地名词典上查找，结果正如梦中所说。这个例子证明梦具有更多的知识这一事实，但是这些知识被遗忘的原因却不得而知。

詹森（1855）也曾讲述过相似的事件，只是时间更为久远一些。“有一个梦例就属于这一类。老斯卡利格写过一首诗（曾被海宁斯（Hennings）所引用，1784），诗中歌颂维罗纳（意大利）的一些名人。有一天，他梦到一位自称布鲁诺鲁的人，向他抱怨说诗中没有提到他。尽管斯卡利格不记得听说过这个人，但还是给他写了几首。后来斯卡利格的儿子去维罗纳，听说确实有这个人，而且是个很有名气的批评家。”

瓦奇德（1911）曾经引用过圣丹尼斯的赫维侯爵（Hervey，1867）关于记忆增强的梦的描述^①。这种梦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性质，它常常会接着另一个梦，而后续的梦会对最初出现的模糊不清的记忆做出完全的识别。“我曾梦见过一个金发女人，我看见她和我姐姐谈话，并向她展示一件刺绣。在梦中，她看来很眼熟，我想我过去常常见到她。醒来后，她的面容依然十分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可我就是认不出她是谁。后来我又睡着了，梦境又出现了……在第二个梦中，我同这位金发女人谈话，

① [以下两段是1914年增加的。]

并问她，我是否曾经有幸在哪里见过她，‘当然，’她回答说，‘难道你忘记波尼克海滩了吗？’我立刻醒了过来，并且清楚地记起与梦境相关的许多细节。”

瓦奇德还引用了这位作者的另外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叙述了他认识的——一位音乐家，有一次在梦中听到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几年后他发现，在一本旧的乐曲集中就有这首曲子，尽管他仍不能记得他是否曾经看过这本乐曲集。

我知道麦尔斯（Myers，1892）曾在《精神研究协会纪要》上刊出过一整集这类记忆增加的梦。遗憾的是，我手中没有这份材料。

我相信，凡是专心研究梦的人都会发现这一常见情况：梦能够为做梦者所具有的知识和记忆提供证据，而做梦者在清醒时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在我对神经质病人的精神分析中（这一问题将在稍后论及），我一周总要有几次以他们的梦向他们证明，他们的确对那些引语及脏话等很熟悉，并且会在梦中使用，尽管他们在清醒时已经不记得这些语言。下面我将举一个关于记忆增强方面的梦例，通过这个例子，能够很容易地发现有些知识只在梦中出现的原因。

我的一位病人有一天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在一个咖啡馆里，他点了一杯“Kontuszówka”。他告诉我这件事，然后问我这是一种什么饮料，因为他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我回答说，这是一种波兰烈性酒，这个名称绝不是他创造的，因为街头的广告牌上有，我早就很熟悉了。最初他不相信我的话，但几天以后，他在咖啡馆里真的实现了他的梦，而后他在街头的广告牌上发现了酒的这种名称，而这条街，他每天上下班至少经过两次，广告牌已经立在那里几个月了。

我通过自己的梦注意到，一个人能否发现梦中某些特殊元素的来源，完全是个机会问题^①。例如，在完成本书之前，有几年时间，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一幅朴素的教堂尖塔的画面，但想不起来是否曾经见过它。后来，当我途经位于萨尔茨堡到赖兴哈尔之间铁路沿线的一个小站时，我突然辨认出它来，确定无疑。那是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而我第一次

① [这一段是1909年增加的。]

乘车在这条线上旅行是1886年。在那之后的几年——当时我已潜心于梦的研究——在我的梦中经常浮现一处奇异的地方，令我十分困扰。以我自身作为方位参考，在我的左侧，我看见一片黑暗的空间，其间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砂岩图形在闪闪发光。一个模糊的记忆（我不愿相信的）告诉我，那是一个啤酒窖的入口处。但是我苦思冥想也难以解释梦中所包含的意义，也找不出它的来源。1907年我恰巧在帕多瓦，自1895年后我一直没能再去那里，对此我深感遗憾。我初次访问这座可爱的大学城的结果十分令人失望，因为我没有看到圆形教堂里乔托的壁画。我在去往那里的街上半途返回，因为有人告诉我那天教堂不开门。所以，12年后重游故地时，我决心弥补这一缺憾。我到那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前往教堂。当我在街道上行走时，就在我当年转身折回的地方，在我的左手方向，我找到了后来常在梦中看到的那个地方，还带有砂岩的图形。实际上，那是一家餐厅花园的入口。

梦中再现情境的材料来源之一是童年的经历，这种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既没有被记起，也不会出现在清醒时的思维活动中。下面我将引用几位作者关于这种情况的论述。

希尔德布兰特（1875）说：“我已明确承认，梦有时以一种绝妙的再现力，把非常久远甚至早已被遗忘的童年事件带回我们的心灵。”

斯图吕贝尔（1877）说：“这种情况会显得更为引人注意，那就是我们注意到，如同使废墟底层之物重见天日那样，梦有时能够把儿时最初的记忆都翻出来，当时的地点、事件、人物等都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一一浮现在眼前。这并不仅限于那些当时留下深刻印象并具有高度的精神价值，之后不时在清醒时回到我们记忆中的愉快事件。相反，梦中所发掘的记忆深度往往涉及那些发生得最早，没有情感方面的重要意义也缺乏生动性的事情。这些人物、事件、地点看起来与梦中和清醒时毫无关系，前所未闻，直到我们发现其童年的渊源时才恍然大悟。”

沃凯尔特（Volkelt，1875）说：“童年或青年时期的记忆常常很容易进入梦境，这一点非常引人注意。梦时常让我们回想起一些我们已经不再思考的，以及对我们早已失去重要性的事情。”

因为童年期的素材可以在梦中主动出现，而且，这些材料在很大程

度上由于记忆意识功能的间断性而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这些情形之下就产生了令人感兴趣的记忆增强性的梦。下面我再举几个例子。

默里（1878）曾经提及，他在童年时常从莫城（他的出生地）去特利尔波特村。当时他父亲负责督建那个村子的一座桥梁。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又到了特利尔波特村，他在村里的街上玩耍。一位身着某种制服的男子向他走来，默里询问他的名字，那个人回答说他叫 C，是那座桥的守夜人。默里醒来后怀疑这一记忆的真实性，就问从小一直照料他的老女仆：“你记得有叫 C 这个名字的人吗？”女仆回答说，“当然记得，怎么了？他就是你父亲建桥时那座桥的守夜人。”

默里还给出另一个类似的梦例，来说明梦中出现的儿时记忆的准确性。这个梦是 F 先生做的，他幼年时住在蒙特布里森。在离开家乡 25 年后，他决定重访故里，并访问离家后再也没有见过面的亲友。就在动身的前夜，他梦见自己已经回到蒙特布里森，在离城不远的地方，他遇到一位素未谋面的绅士，这位绅士自称 T 先生，是默里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做梦者知道他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名字，但他在清醒时根本不记得这个人的模样。几天后，他到了蒙特布里森，那个在梦中似乎完全陌生的地点，而且的确碰见一位先生，他马上认出这就是梦中的 T 先生，只是比梦中那位先生苍老很多。

说到这里，我可以举出一个我自己的梦。在这里要探寻的不是某个印象而是某种联系。我曾经梦见过一个人，他是我故乡的一位医生。他的面容不太清楚，与我中学时的一位老师混淆了，这位老师我偶尔见过几次。醒来之后，我想不出这两个人有何联系。在询问了我母亲之后，得知我在童年认识的那位医生只有一只眼睛，而在梦中掩盖了那位医生形象的男老师，也只有一只眼睛。我和那位医生已经有 38 年没见过面了，而且在清醒时，我也从未想起过他，尽管我下颌的一块伤疤也许会使我想起他^①。

① [这句话是 1909 年增加的。在 1922 年以前的版本中都出现过，后来略去了。有关这位医生的情况还可以参看第五章第四节中“考试的梦”。在弗洛伊德掩饰性自传（1899a）中曾提到过关于造成伤疤的那件事。关于事件本身，本书第七章“愿望满足”一节将再次提到。这一事件在 1897 年弗洛伊德给弗利斯的信中（信 71）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另见弗洛伊德 1916—1917，第 13 讲。]